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七七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illegible] 廣告價目 [illegible] 本報總館 [illegible]



張光宇編繪・長篇神話彩色漫畫巨製

西遊漫記 畫展

地點：中一路中蘇文化協會

日期：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

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六時





第十卷廿二期

目錄

今日出版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社論）

再一次呼籲和平（時評）

美軍應立即停止參加中國內戰

建設東北必須實行民主

紀念孫中山先生論國是問題的根本解決

莫洛託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週年紀念的報告全文（文獻）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專論）

越南的革命（下）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閻錫山批判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從村選看邊區民主生活（晉綏通訊）

解放區報告

雜文 談折扣

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安全爲乎在！

讀葛琴的小說（書評）

（讀者之聲）

國際職工會的組織及其他

于懷 張尙民 曉明 陳伯達 資料室 洛嘸塞爾 周而復 禱襄 黎望 鑄耳 編者

本刊價目：本期零售每本一百二十元 三月六期三百六十元 六月十二期六百五十元 全年二十四期一千二百二十元 訂閱：工人、學生五折，公教人員七折。（須有證件） 郵費：平寄每期加郵費四元 航空十六元 航掛四十六元

大興工業公司出品

獅王機製藥皂　銀光花露香水

獅王透明藥皂　椰子花露香水

各百貨店均售

本公司發行所

重慶：民族路一八二號　電話：四二〇八二轉

公信委託行

代客

現款徵購

新型女式海北龍大衣

花呢西裝

來路貨呢料

藏青色中山裝

▲全新▼

地址：鄒容路一一八號

（[illegible]）

請用

秋冬潤膚聖劑

義華化學工業公司

香妃霜

質料名貴

潔白芬芳

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重慶辦事處

中正路四二七號

本報發行課啓事

近數日來，在楊家坪九龍坡一帶本報賣報之報童迭受暴徒毆打，及撕毀報紙，致多日未能送達讀者手中，除向各讀者致歉外特此聲明

寶麒麟香烟

聘請美國專家採取歐美原料等捲造烟紙芳香上氣味全國盛行

近爲防杜假冒

每盒外面

加印底紋

加蓋鋼印

惠顧諸君敬請注意

贈品及獎金

香烟內有赤金戒指獎券

歡迎推銷有鉅額獎金

寶康捲烟廠

總批發處

重慶紙烟市小米市街二十二號

▲現代社▼

上海灘之夜潮

定于十一月廿日起

在青年館

每晚七時半

▲現代▼

金門照相館

爲東下旅客服務

特設登記快照

四小時內取相

地址民族路一六六號

（小樑子街口金十萬巷口）

樂至縣仙鶴鎮居民史藝圃緊要申明啓事

[illegible]

李健章緊要聲明啓事

[illegible]

李健章啓

雲南

無敵

膏 藥酒 丹

此膏丹藥酒，主治跌打槍刀傷，五勞七傷，風濕麻木，半身不遂，筋骨疼痛，嘴歪眼斜，無名腫毒，魚口橫痃，各種惡瘡，異常見效。——止咳丹治男婦老幼，新久哮喘咳嗽神效。

昆明市三牌坊光華街口王子榮藥房總發行

歡迎各處代理推銷

最後三天

中國藝術劇社 公演

芳草天涯

數萬觀眾可以負責推薦

這是本年度最佳的演出

晚場：七時半

抗建堂

上午十時開始售票

自備電機

停電無虞

胡超學兒：

[illegible]

尋人啓事

茲有鄒門崔氏年四十三歲穿藍衣黑褲白鞋天津人如有請她者及住朋友家請通信告知爲盼 地址化龍橋龍隱路五號鄒鐵英

鄒仁壽尋子

三子鄒鼎勛慕堯服役國戰八年卅一年後音信斷絕如親友同事知其跡者請示知四川綦江正街仁壽永收

重慶電力公司第二發電廠修理機爐清洗凝結器臨時停電啓事

本公司第二發電廠呈准自本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晨時起至三十日（星期五）晚十時止停供一部份電流修理鍋爐[illegible]（彈子石、窍角沱一帶無電）雙日停第三路（貓背沱、龍門浩一帶無電）[illegible]除分別呈函外特此公告

永光明眼藥

衛生署化驗許可

功效 專治沙眼 紅白雲翳 一切病眼 功效神速

永光藥林 [illegible]

來件

中國第三黨對時局宣言

——呼籲和平反對內戰

八年艱苦抗戰剛剛結束，而禍國殃民的內戰竟又開始……

豫北國民黨軍着着進逼

再渡漳河侵佔臨漳

胡宗南部大量收編敵偽軍反共

國民黨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形勢圖

冀熱上空美機東飛

國民黨軍聯合敵偽將犯承德

平古北段我軍擊退敵偽聯軍

何思源所部的偽軍

公然聯合偽衛督剿共

勾結敵偽的是誰？

太行解放區軍民

救護國民黨軍傷員

許多得救的人感激得流淚

他們痛悔受國民黨騙了

地圖說明：

社論

這就叫做「受降」麼？

日本投降以後已有三個多月。三個月來……

被迫參加打內戰

馬法五表示痛心

對家屬被捕事很感憤慨

法國駐華大使

梅理靄繼任

冀南人民解放

已解放臨漳縣城

廣州敵軍

已予釋放

漢奸敵探名單

禁止新聞揭載

第二〇五師

又徵新兵

接收後的北平現狀

偽軍新加番號官員競爭黃金

張東蓀先生談：

美機轟炸國民黨軍隊

顧問美海軍在華任務

美海軍國民黨軍隊在北平登陸

山東解放區人民軍

大反攻以來的戰果

光復國土十六萬方里，城市四十六座，斃傷俘敵偽十一萬人。

反對美政府干涉中國內政　全美各界激起公憤

各界人士函電交馳白宮　羣衆集會和座談會風起雲湧

[illegible]

反對干涉中國內政第一聲　美五千牧師電杜魯門

要求實現不干涉中國內政諾言，不要讓中國變成亞洲的西班牙。

[illegible]

聯合國籌委會復會

決設立八個專門委員會

[illegible]

奧國三政黨　將組聯合政府

[illegible]

英共十八屆大會決議　要求貝文辭職

[illegible]

保衛人民不怕原子彈的威脅　投票擁護祖國陣線

[illegible]

伊朗亞塞爾拜然　人民大會通過宣言

[illegible]

赫爾利　提出辭職

[illegible]

美參院通過

[illegible]

開展國際婦女運動　國際婦女會議開幕

我國代表

[illegible]

東印國會會期延長　大會指斥英荷行徑

泗水一地我僑胞死傷五萬，爪哇中部仍有激戰

[illegible]

檢查官繼提訴狀

審訊納粹戰犯法庭小記

[illegible]

偽裝民主露出尾巴　日議員怕負戰爭責任

[illegible]

各地近聞

[illegible]

今日茶會

[illegible]

〔16〕615

兩個話劇的座談

「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

十一月十日，本刊召集了一個小小的座談會，座談最近演出的「清明前後」和「芳草天涯」兩個話劇。因爲都是門外漢，意見當然很幼稚，而且彼此並不一致，但爲了表示一部份觀衆的反應，現在仍舊把座談紀錄摘要發表，希望得到戲劇界各位先進與各位讀者的指教。——編者

H：「清明前後」的劇本和演出我都看過。最初在看演出時總覺得黃夢英這個人物不滿意，有些懷疑。但有人說可以删去，我却也不同意。因爲她在「清明前後」裡，是包了溝通那個上層社會與小職員社會的作用。沒有黃夢英，第三幕的戲便不能上場，也無人可以去打余爲民的耳光。在舞台上，有個別地方我也有意見。比如第二幕寫小職員李維勤，寫到他「爹見二姨父來了！」這在小說上或許可以，但搬上舞台，又加上導演的誇張，予人的印象就像李維勤是神經錯亂一樣，反而減少了感動人的效果。陳克明這個人物，在戲裡的身份也不很清楚。至於有人說工業家所受的壓迫，在舞台上表現得不夠，據我的看法，作者在前面說，他的企圖是某一天看了報紙上的許多新聞，受到很大的感觸，覺得需要暴露這個中國。工業界的痛苦不過是一條中心線索。因此，現在這樣的寫法與作者所企圖寫出的主題是符合的。假若完全集中寫工業界，也許可以把民族工業的問題寫得更好，但那是另外一個主題，另外一個寫法。作者原來的企圖並不是打算寫這樣一個戲的。總之，看了這個戲之後，我是感動的，印象是深刻的。雖然在細節上有不滿意處，但整個的劇是滿意的。如果把小缺點與大優點並立起來談，我是不能同意的。

J：我的意見與H不同。只有完全不合於實際的，才是不民主的意識的。工業家的痛苦並沒有具體的寫出來，如不民主的實際情形，政府的統制，官僚的壓迫……都沒有具體表現，因此，第五幕裡的大發議論，便缺少出現的必然性了。第二幕那個黑市的情節，抓人的，它可以成爲一個獨立的短劇，但與全劇的聯繫，不很和諧。這是劇的主要缺點，給予人一堆散漫的印象。總的說來，這劇還不是完整的。

S：我開始也覺得它的主題不明晰，但後來改變了意見。現在只覺得它的發展線索在舞台上太不顯著，常只靠一兩句話，不先讀劇本，容易忽略過去，使看戲的人捉不清頭緒。譬如工業家的痛苦，在林永清的口中是說了，但只是口說，而沒有在舞台上用行動表現出來。

M：我接觸到一些工業界的朋友，他們看了以後都非常興奮，一致認爲：這齣戲說了話，說出了他們說不出的痛苦還有不夠深刻的地方，但能有此已經很感動，很滿足了，因爲過去從來沒有人把工業界的痛苦在舞台上表現出來，而且在今天這個政治環境下，做到這一步已經是十分勇敢了。我們說政治，甚至舉出類似的真有黃夢英這個人物，我覺得讓在現實中存在人來。不過余爲民這個人物，我覺得讓這種人物寫得太是怪得手了。老打噴嚏。實際上，這種人外表上反而是道貌岸然的。此外，我還覺得這個戲的結局有些亂。但看了「芳草天涯」之後，對比之下，我就覺得這些缺點都不算什麼，就更喜歡這個戲了。

R：我一年來在重慶看了一些戲，感到舞台和現實鬥爭距離很大，這主要是客觀的限制，但也有主觀的限制。在此情形下，「清明前後」的上演，實在有很大的意義。聽說曹禺先生也說：這是第一次有了話劇的題材，作者是企圖從這個劇來反映廣大一個時期的積極的，不像主題單純的劇，易於往深處發掘。它的第二幕有些像「日出」的第三幕，看似可省，實際是不可省的。

W：這個劇主要的缺點是劇的進展太散漫。第一幕佈置下了一條線，第二幕又佈置了另一條線，第三幕合起來了，第四幕又添上了新的線索，第五幕再總匯起來，人物的出場，很多都是沒有安排伏線的（或是安排得很少），讓觀衆要把握一個人物，或是明瞭人物與人物間的關係，也就很不容易。但是雖然如此，我仍然以爲這是大後方不多見的好戲之一，它不僅是控訴了，而且是猛烈的抨擊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和那些吃人的黑暗勢力；更是明確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

L：這個劇反映的方向，打擊的方向卻是集中的，明確的，不論工業危機或是黃金潮，都是官僚資本和以此爲基礎的反動政治所造成的惡果。這樣主題明顯，和當前的實際鬥爭緊密結合的劇，對大後方的戲劇來說，是一個新方向。而上演時，有人估計要賠本，但結果觀衆卻很多，這不是偶然的。

我覺得今天寫戲劇的人，太不重視一個作品的政治意義了，甚至把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對立起來，以爲政治價值就必然損害藝術價值，這是危險的。有些過去的批評家不如此，比如「八月的鄉村」在藝術上並不很成熟，但魯迅先生就竭力把它介紹給讀者，並且特意寫了一篇「三月的租界」來答覆攻擊它的非難者。今天否定「清明前後」的人們，與那些非難者很有些相像。

C：我看「清明前後」的結構還是集中的，不過這個毛病不在工業家（一般的受壓迫或是一般的資金荒）而只寫一個工業家借了一筆錢，有人要擠購黃金，結果吃了虧，不但再借不到錢，而且還要還債，這樣他就被迫得提出民主的要求。說到生活，其實資金與生活交涉……這些重點生活，不過這些生活本來就比較狹窄，在舞台上沒有多方面的生活那樣豐富刻劃罷了。可是雖然如此，工業家看了還是非常感動，因爲他們熟悉這些生活，能從這些生活中感到戲劇。

這個劇本是不是標語口號呢？是不是沒有中心呢？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雖然，這個戲有許多地方還可以寫得更好些，不過，我們的批評也應該首先從具體事實出發，具體情況出發，在這種具體的情況下面，這個劇的產生和演出，是值得重視的。

提一步說，今天後方所要反對的主要傾向，究竟是標語口號的傾向，還是非政治的傾向？有人以爲主要的傾向是標語口號，公式主義，我以爲這種批評本身，就正是一種標語口號或公式主義的公式，因爲它只知道反公式主義的公式，而不管這種公式主義的傾向，與今天嚴重地普遍地泛濫於文藝界的非政治的傾向（這是常識的看法，當然也就是非政治的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義掩蓋反政治主義，掩蓋反馬克思主義，用反公式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或反政治主義，發展成了合法的，正確的，這種非法的思想已此調不彈久矣！有些人說生活自然，廣義的說，一切生活都離不了政治，就把政治還原爲非政治的日常瑣事，把階級鬥爭還原爲個人對個人的態度，否定就是公式主義，卻是非常危險的。假如說「清明前後」是公式主義，而不顧所有所謂「非公式主義」的「芳草天涯」或其他真有共妙的讓人清醒的東西。

這裡再說一說「芳草天涯」吧。這個戲不能說沒有提出問題，它甚至提出了一個共同工作者的戀愛糾紛問題，「石榴」（孟小雲和李米特）並不是人家所說的劇目，而且寫得成功的。「芳草天涯」在細節上也許勝過「清明前後」，因爲提出問題的作者本身還在矛盾之中，身在但是它卻不能給人以感動的鼓舞的力量，心懷「芳草」，欲斷馬蹄，含淚的離去而又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這就它就不能不失敗了。自然，作者在作品中是有感情的，但是大的感情有種種，並不是一切感情都值得向觀衆宣傳的，這個劇中的感情便是接近那不值得宣傳的一面。有人或者說環境就是刻劃這個不能解決的人間悲劇或知識份子的悲劇的作品，我不敢同意這個說法。人間「最大的悲劇」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知識份子之真眼在「鬥爭中」的地方，也不在「傷害」，而是在社會鬥爭中間。可以說，「芳草天涯」正是一個非政治傾向的作品，和「清明前後」恰成對照。

R：這個劇是拿來寫人物，這是一種同悲有的文藝見解，然而這不僅是應當的，大時代是在這個政治鬥爭如此緊張的時代，尖銳的事物上來肯定或否定大革命後當時的，另是通過戀愛不能夠寫出知識分子的出身，即以戀愛爲主題來說，尚悲觀夫婦的不諧，也有不出其所要原因，而是寫到了某些糾葛。這樣也沒有告訴人一個「正確的戀愛觀」。

孟小雲以是一個追隨苦悶的人物，在抗戰初期，或許還有這樣的「救亡青年」，但到湘桂撤退時，就不能以這種人物爲新女性的代表了。

S：戀愛不是今天大後方大多數人所指着的問題。男女之間的苦惱，主要的也不是「芳草天涯」中所說的戀愛糾葛，今天許多人所以不能結婚，不敢結婚，是因爲沒有錢，生不起孩子，沒法安置一個家，甚至找不到一間房子住的屋子（正如「清明前後」中所說的）。「芳草天涯」假多只能說是寫出了極小一部分人的問題，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的糾葛，因此意義不大。孟文秀的所謂民主觀念，寫成只是「狗打架都要勸一勸」，「孩子跌倒了去拉一下」，這是把民主庸俗化了，民主最主要不是「和事佬」。

L：「芳草天涯」中所提出的問題，在大後方某些知識份子中間的確是存在着，解決是應該的。怎樣解決呢？中國青年男女容忍了幾千年，就是因爲不能容忍，才喊出了「戀愛自由」的口號。幫助他進步，一同獻身於工作，才是積極的解決辦法。但作者卻沒有指出這條路，他一方面又不能甘心，另一方面卻借孟文秀的口說我「容忍」，一方面卻又不能不表現了他的心懷「芳草」的蕭條，結果是不能解決問題。

作者以湘桂撤退爲背景，但在這裡，大資產階級統治的腐敗和黑暗之點，這本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點也看不出來，一點也沒有表示一個藝術家所應有的憤怒，卻反而遷怒於無辜的人民了。作者借孟文秀的口，模糊了最基本的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不是階級分析法。孟文秀在鄉間所說的三種人，鄉鄉最的對象，不止是剝苦人民嗎？敵人打來了，國民黨軍隊比老百姓還逃得快，有錢有勢的人，當然也早已跑掉了。剩下逃不了的難民，在桂林車站上受罪，作者不去控告造成這種慘象的真正罪犯，卻反而咒詛這共患着苦難的難民，這是不應該的。

S：第四幕孟文秀的那幾句話，不是針對統治者，而是針對人民。我也有此感覺。這種思想是值得檢討的。

編者附記：座談在此結束，並無結論。

希望與信心

荃麟

從希望而突然陷於絕望，這種痛苦是可怕的，而由於絕望痛苦所產生底狂暴的反抗，則尤其可怕。

不過，如果這是一種真正的絕望，則由史來必可貴，因爲絕望的反抗，終究也還是絕望，然而假如所要求的本來就是一種虛幻的希望，而由這種虛幻的希望底滅了，反而使人們拭去了眼上的蒙翳，使他們更清楚認識了自己，認識了現實，於是捨棄他們一向寄與人家的希望，轉而堅決地寄託在自己身上，則這種由於絕望而產生的希望，本身就將是無敵於人的力量了，因爲這是一種現實的希望，而這種希望是支持着人們真實的信念的。

一個經歷了八年艱苦戰爭的民族，在這一點上是不容許輕易蔑視的。八年以來，人民曾經寄存過無數的希望，也遭遇過無數的絕望，落入到他們生活細節裡的血淋淋的事實教訓，交織在這艱苦鬥爭中間的光明與黑暗底分明對照，即使是一個最純良的人，也不能不對於忠奸之辨，善惡之分，有一種敏銳的判別力。正是由於這樣，纔能使他們有熱烈的要求，有堅定的信念，而這種希望與信念，終於支持了他們長期的艱苦奮鬥。

而現在，當他們好容易從這樣一個殘酷的戰爭中勝利地解放出來，正在懷着滿腔的希望來迎接一個自由與幸福的生活底時候，一個黑影突然降臨下來，要把他們重新抛入於另一個可怕的內戰，要叫他們再來忍受被殺與迫害，再來遭受轟炸，屠殺，流亡的恐怖，再來受漢奸僞軍的凌辱，你能想像，這對於他們是一種怎樣的反應呢？八年來敵人的屠殺與迫害，在袞袞諸公也許早已忘卻，或甚至根本不曾感受過，然而在老百姓們中間卻依然還那麼鮮明，在這時竟還要自相殘殺，這無疑是給他們以最大的絕望，這不就是最憤怒的事嗎？

這種痛苦與憤怒，正在中國人民中間流行着，這是一個可怕的預兆。然而也正如前面所說的，這並不是今後的絕望，從這絕望中間，將產生更大的希望，這就是在八年戰爭中的人民，都已經成長了，都懂得自己的力量，對於他們自己的力量，多少是有所信託了。再一次的絕望，將使他們更清醒地認識了自己，而他們就將他們的希望緊緊地寄在這種認識上面，這種希望是完全現實的。

這就是爲什麼，縱然今天局勢這樣緊張，縱然我們並不有絲毫悲觀，並且也絕不放棄我們一分對於和平民主的堅強信心。

滿子夫婦

潘子玕

莊裡莊外的人見了面，也有兩句話，路人相遇，有時也打打招呼，然而滿子，兩口子一年到頭說不上幾句話，哪是夫婦的關係？簡直不如路人。按理說，兩家可不該不和睦，鬧「團結」（註：家即不和）呀，一家三口人都是很好的——滿子是個老老實實的好莊稼漢，才二十二歲，長得黑虎虎的一對大眼窩子，看來忠厚的一個。媳婦是王玉蓮，是個心靈手巧的十七歲的小媳婦，娘家住在鎮上，那裡有幾爿鋪子、小工廠，還有學校的女學生，常聽說婦女唱歌，跳秧歌舞，她在娘家是很活潑的，是很「愛熱鬧的」。婆婆，五十一歲，一輩子省吃儉用，勤勞度日，是一個忠厚善良的老太太。

「媳娘家是個面上的人嘛，要紅火，敢不是像咱這山溝溝裡悶氣？」

陳老太：「一致的意見是年輕，孩子氣，沒啥，大家說服說服就好了。」要是新社會呀，無論誰和誰也不能不團結的。

年時秋收後的一天，婦女主任陳嫂子手裡拿着鞋底兒來到周老婆婆窯裡，兩個人在炕頭上盤腿打坐地拉話半天。那時，王玉蓮在門口推磨，磨「隆隆」地響着，磨裡也嗡嗡地響着，婦哼哼地唱不見。（註：累了的意思）自動地停了一下，「……叫他向她娘要求，我保證她的……」這是陳嫂子的話聲。玉蓮像似懂了話裏的意思，突然紅了臉蛋。她揚起帶着假銀戒指的小手拍了把嘟嘟的毛驢脊背一下，嘴裡說：「達吃！」毛驢就把尾巴一撑，搭走動起來，磨又「隆隆」地響着……

夜裡，周滿子睡下，媳婦也睡下，但像有預感似的覺得時候和往日不同了；她沒動，心有點跳，她屏住氣，「嘩」他說，「我給你說個話——」停住。

兩個人都臉紅了，不過黑燈影裡臉紅是看不見。「沒啥！」桑着有些沙啞，但聽出還是很年輕的女孩的聲音。

「那，咱們是要續淡呢？」滿子接着說。

「沒啥。」

「你光沒啥沒啥算個啥呢？」他的感情有些激動了。

對方沒有反應了。

「毬！」他粗魯地說了聲，就又翻了個身，還是睡覺去了。

窯裡窯外靜悄悄的。但稍過一會兒，門外有個深長的嘆息走開了，這是周老婆的聲音，她向自己的窯漫漫移着腳步。天氣有些涼了，她打了一個冷顫，推開自己的門。窯旁邊雞窩裡起了一陣小小騷動，老母雞「咕咕咕」叫了幾聲，小雛兒「吱裡吱兒」隨和着，但立刻就安靜下來。

周家滿子都學了。滿子夜裡上學，玉蓮白晌上學（婦女們都是白晌上學）。他倆學習都很積極用功，玉蓮小腦子很聰明，滿子比較笨些。他倆仍不和睦。過了幾個禮拜，陳嫂子（也是多學學生）把這個不和睦的情形告訴給教員，並且共同謀慮辦法說服他倆口子。這是陳嫂子想出的妙法呢，不過請教員執行才容易成功。

很快，玉蓮上學以來，識字教員開始向她拉話，了解她應該和丈夫和好，改正缺點（據說丈夫的心理和態度）。教員並直接了當地向周滿子做說服工作，叫他想更多的辦法和婆姨和睦相處。

一天晚上，教員教完了字，順手拉過一張新報紙說：「今天晚上還早，我給你們報告一下時事好嗎？」

「好嘛！好嘛！……」

「那還不好！？」都願聽報告，就笑呵呵開始嚷嚷起來：「多報告些！」這些農民青年好熱情啊！

「好，我講了。」教員說：「有是有一個條件，你們回家去要傳達，因爲婦女同志們每天上午吃完早飯剛洗碗，就是豬狗才來上學，學不了兩個鐘頭又得回去做晌午飯，她們沒有聽報的機會，你們要心裡記牢，回去傳達給她們，以後我才繼續講報呢。」

「行行，可以！」

「一滿好辦！」

「滿子呢？」教員很和氣地看着他問。

「嗯——行。」

「以後我可要考問她們的。」教員說。大家的眼睛向着滿子一個人。他一大會兒沒說話，但終於搖了一個頭：「……」他接着又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哼，每次和她說話，她的樣子好像借了她穀子還了她糠似的，……這叫人作個高興……」

「哈哈哈，不要緊，不要緊，你這樣辦——」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給他想辦法。後來教員就講時事，一直講了十個多鐘頭。

教員很高興，教完字給他們拉起話來。教給他們組織了互助小組，大部份是按家庭關係組成的，每個小組推一個小先生，有的丈夫做了婆姨的小先生，有的婆姨做了丈夫的小先生。當教員這樣宣佈的時候，婦女們除了陳嫂子大大方方地站着，其他都捂着嘴笑個不住了。「笑啥，笑啥！」陳嫂子制止住她們，可是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還有一件事，」教員說：「前天晚上，周滿子因爲放羊耽誤了沒來學字，就誤了『謀生家務』，『團結和睦』一課沒學，王玉蓮，你是他的小先生，回去今天要教會他。」

王玉蓮的臉立刻通紅了，孩子氣地看了教員一個白眼，把頭扭轉了身背過臉來。

「沒問題，沒問題！」陳嫂子替她答應。

「就是要教好他，沒有問題的……你們好好地回家做飯了？……」

就是當天晚上，王玉蓮在窯裡拿上線拐子，做好了明天推磨的豆角兒，預備明天推磨。他們在等候着滿子，小油燈撥得很小，做慣熟的工作，燈撥得很小，屋裡用不着明光光的。遠處狗叫之後，不一會兒就聽見熟悉的腳步聲，滿子一推門進來，沒說上兩句話，他倆從地回自己窯裡，滿子拿上燈，他看見婆姨站在炕下邊不動，一隻手在胸前捏上衣的小口袋。丈夫從拉起她的大眼窩子睜大開來望着她。她掏出揉得發皺的識字本來說：「教員說，不，——你前日沒去學字，讓我教你吧！」

他明白她的意思，她要給他補課哩。他要問情緣了，說：「學就學嘛。」於是，他把燈擱到炕中間，一個站在炕下伏着身子，一個跪在炕上，兩個頭就拱在一起，兩人按住識字本，「謀生家務，團結和睦」一個讀一個聽。

「這個啥字？」「『謀』字，」媳婦說：「『謀生家務』……」

「這個呢？」

「『團結和睦』……」

「啊，『團』，不是『四』。」

「不是『團』是……」

她笑着看他。「對，你教啊，……」滿子說着就坐下炕。

「做啥去？」

「給娃娃添掉共……」

「我給你上啊。」

「你看你！」

「你——你真是好玉蓮呢！」

「咱們兩誰把人不知說……」

又「格格格」「嘿嘿嘿」地笑開了，笑聲傳到娘的一個窯裡，那裡一個人影鬆了一口氣，就自言自語地說：「唉，真是謝天謝地！好了……」

就好啊！滿子夫婦以後就和睦啦。

「開會」之於魯迅

丁玲

很多人都抒寫了他們對魯迅先生的敬仰和愛，我是高興看的，從這之中我的感情常爲一種從不演變的愉快而激動，我體會到那個活在我心中的人他也是如何深入到別人的感情中。

我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寫出一篇能幫助人了解魯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能多多了解魯迅先生之後來寫，但現在卻還不可能。我只能先寫一點關於魯迅先生的生平中的點滴來紀念先生。

記得那時我在左聯，我們都是很愛他的，我們總不斷拿些嘈嘈雜雜的事去麻煩他，也不顧他的時間精力被佔用，所以每當有什麼會議的時候，如果我們之中有誰說：「我不找老頭子來呢？」我們總是考慮一下，結果常是沒有去找他，但不是在會前，也必然在會後去告訴他一下，他也總要說他似乎不大推辭，就斷了的。這時之所以不去找他開會，一方面是因爲我們感到我們的會議中，實在有許多瑣瑣碎碎的什麼工作計劃佈置工作檢查等，我們不願意拿這些經常的瑣碎事去麻煩他；一方面那時我們在上海要開一個人數較多的會，實在不容易佈置。但有些必要的會，那些我們認爲最好魯迅先生能夠參加的會，他總是到了的。雖然我們常常想到他不能按時到會，因爲我們知道他也睡得很遲，但他總不遲到，在開會的時候，他總是很平和的，精神集中的聽着，有時有些青年作家們常常發發一些大套理論，他自己彷彿覺得就是嚴重要的，總是新的意見，又是那末含着教訓的意味，有時甚至什麼「你們這些老作家……」就是當這種時候，我也從沒有看見在魯迅先生的任何一個表情上有什麼不耐或不快。魯迅先生在這些會議上說話是不多的，他總是默着。儘管有些人的意見是幼稚得可笑，但魯迅先生結果總是說：「我們要做起來，我們要一點一點做起來，我們就照着這些意見切實的做吧」。開過了會，我們常常感到對他有些抱歉似的，他卻似乎很理解我們，他也承認我們幼稚，不過他卻解釋這些幼稚的，卻是一得有希望的青年們等等的話，但魯迅先生總是不介意的笑了笑，接着他就同我們談起那些工作應該如何具體的去做的話了。

文化界的確有很多人怕開會，尤其是比較有點地位的，尤其是那些人參加到這些開會，他們就是比他們程度低，了解他們的學業的會，因爲這種會必然有許多幼稚的意見，又要重複，甚至還要再三再四的重複解釋，這個常常使人不耐，但魯迅先生卻從沒有在這種會議上說幾句輕視的話，他傾聽着，他抓着一點錯誤或偏差的意見，說了他就執行。記得在我回想那時的我們，那些發言，真是多麼幼稚，但魯迅先生從來沒有因此譏笑過我們，說我們，或者甚至不耐煩的態度。

編・者・的・話

新闢的版面最近有所調整，每星期五是勞動人民版，每星期三是文藝版，其餘五天爲綜合版。今天，我們又把文藝版搞出來了。這一天是想討論一些屬於文藝方面的問題，一些比較完整的作品，討論有系統的批評與介紹，也放在這一天刊登。

我們希望：

㈠文藝界的先進與愛好文藝的朋友能經常予我們多方面幫助，惠寄各種文藝形式的作品來，諸如文藝批評、小說、速寫、報告、散文、雜感、詩歌……我們都熱誠歡迎的。

㈡隨時向我們提出意見，務使新闢文藝版真具文藝與廣大羣衆密切的結合起來，達到文藝爲羣衆服務的目的。

蘇聯紀行

郭沫若

在劇院中招待來賓的主人是烏茲白克的外交部長，人不甚高，但頗英發。他很佩服福蘭芳博士，福博士到莫斯科時，他還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他還相信着往年的傳說，以爲福博士已去世，甚爲惋惜。我告訴他，福博士尚在人間，而且在上海。他大吃驚：

——爲嗎，不是投降了日本？

——沒有的，他已經蓄了鬍子，表示了消極的抵抗。

——哦，那就好了。

他放了心，就好像關切着他自己的親者那樣。

這位外交部長又叩問了約翰生博士，關於演出上的批評。老主教認爲演出的成績很好，就在倫敦舞台上所演出的也不過如是。只是英國人的性格冷靜，那舞台上的表演便比較沉着。那情況沉着的奧塞羅，搬到塔什干來，恐怕是不會受歡迎的。塔什干的奧塞羅，搬到倫敦去，恐怕也不會受歡迎。

這話說得很巧妙，在約翰生博士明地是認爲塔什干的奧塞羅演得過於誇張，倫敦的奧塞羅，確實是用了全心全力所演的悲劇，在我，無寧是喜歡後者。因爲奧塞羅本是摩爾人，而且是武人，劇情也是極見那猜而生出的悲劇，就在沙士比亞性格描寫中，誰也不會想把他當成沉着人看待的吧？

這本是沙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劇本身在我自己卻不甚喜歡。劇情很難理解，把劇即無必然性，因而便有這種感覺，今天第一次看到演出，然演員們都用了很大的推敲琢磨，而且……的大使子而已。「翠歐列特」也在舞台上演出過，有點片段在悲劇的舞台上。這事便本身便具有難於處理的文化意義。

（四十七）